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0793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兰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兰州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二月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兰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兰 报 印 刷 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字数160,000字

印 数0001—2500

工 本 费：1.08元

目 录

我所知道的张一悟	张亚雄 (1)
高金城烈士事略	关维民 全士英 (19)
董樞祥史略	张慎微 (30)
忆我父亲金树仁主新前后	金作屏 (53)
牛载坤与民勤	李万禄 (69)
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见闻	张亚雄 (76)
清末回民起义在永登	赵朋柱 (89)
兰州回民教育今昔谈	李燕青 (93)
甘南农民起义概述	青 森 公 望 (111)
略谈回族名氏的来源	马国英 (138)
回族的礼式	马国英 (142)
回族话中的外来语	马国英 (144)
回族过节为何三年一变	马国英 (148)
浅谈宗教与迷信	马国英 (151)
原兰州私营商业简况	赵景亨 吉茂林 (157)
原兰州私营汽车业简史	刘耀斌 (164)
杭州“山陕甘旅杭同乡会”始末	李毓华 (168)

回忆著名歌唱家管夫人在兰州的日子……柴木兰 (172)

解放前兰州中医事业发展概况……王仲英 王致廉 (177)

记我省伤骨科名中医郭均甫先生

……………郭宪章 唐国华 (183)

永登风光——从永登八景说起……杨培鑫 (193)

黄河第一桥……李甲中 李贵福 (209)

白塔山公园……李甲中 (214)

质疑 补充 订正:

为《兰州“同仁消费合作社”始末记》一文补遗

……………张尚瀛 (218)

榆荫同志来信…………… (221)

潘若清同志来信…………… (223)

我所知道的张一悟

张亚雄

前 言

张一悟和我是师生关系，我们很早就相识，跟他学中国文学及诗歌源流。兰州一中早年有两个给青年灌输进步思想的老师，就是张一悟老师和王陶（一侃）老师，我的新文化素养，就是受到两位的启发。我父亲张干之先生和一悟父亲绍庭公是朋友、同乡加世交，因此关系格外亲切。现在根据我个人回忆，写出这篇资料，供地方文史学者参考。

一、甘肃人民忠实的儿子

甘青宁三省分治，是一九二八年的事。我们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甘肃可譬作冰川冻土，沙漠荒原。是什么人刀耕火种，散布革命种子？又是哪些人战天斗地，辛勤灌溉，使这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渐渐地变得万紫千红，江山多娇？缅怀先烈，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甘肃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张一悟同志。

张一悟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始，到一九五一年元月逝世，三十年中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广大人

民群众在一起，克服了前进道路上困难艰险，为争取国家民主和人民自由幸福，创造美好生活条件，长时间在地下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一悟逝世，距今三十三年。中共甘肃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发出的讣告中，赞扬他是甘肃最老的共产党员、甘肃人民忠实的儿子。号召甘肃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人民，学习张一悟二十多年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积极工作；学习他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学而不厌，海人不倦的崇高品德和伟大的革命精神。

张一悟一生革命事迹，早已宣付党史，永垂不朽。我所写的材料，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民，叨在乡谊世交，记述一些人民群众对先烈的崇敬心情。

二、周恩来的启示

张一悟，一八九五年（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二月十日出生于榆中县城内鼓楼南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张继祖，字绍庭，前清举人。曾给摄政王（醇亲王）载沣教过书，任吏部主事，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京官。入民国后，还是政界头面人物。曾任甘肃省图书馆馆长。他迫切希望儿子克绍箕裘，光宗耀祖；不料“不肖子”离经叛道，背叛阶级，老人在痛惜恐惧中终其天年。一九三九年冬，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绍庭公惧祸，曾经登报，声明与张一悟脱离父子关系。实逼处此，当然不是出自本心。

一悟于一九〇三年在县城私塾受启蒙教育，读四书五经。一九〇七年考入兰州法政学堂，不久转入甘肃文高等学堂（现兰州一中）学习。

一九一九年初，中华民族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风暴。“五四”运动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就在这年，他不顾父亲反对，毅然摆脱家庭羁绊，自筹学费，到北京去求学。他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古典文学，本来很有根底。在北京这个文化古城，有机会博览群书，“以文会友”，真是如鱼得水，优游自得。“五四”以前，他在家乡，向往梁启超为首的新学运动，阅读《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感到很新鲜；斯时在北京大学，受了李大钊的熏陶，遂与同乡金自善在一起，跟李大钊攻读马克思学说，探讨革命道路，这是良好的开端。

“五四”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认识提高了，力量壮大了。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由激进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先驱，张一悟在李大钊教育的基础上，投身文学革命运动，经过理论与实践的检验，早已分辨出康、梁改良主义的保守落后，至此也认识到以胡适为首的右翼言论的反动倒退。当时流行的新兴刊物，如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觉悟》，以及《新潮》、《创造》等等，一悟都精心阅读，对比钻研，对马克思主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心中萦回着如何来实践的问题。

张一悟革命思想之成为定型，受天津学联当年周总理主编的《觉悟》的启示最为深刻。《觉悟》发刊词《觉悟的宣言》写道：

“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线，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

力，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张一悟特别着眼于“觉悟”两个字，好似船行大海，望见灯塔。青春的火花，烧毁了小资产阶级固有之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弱点，排除了一切私心杂念，时刻考验自己是否真正觉悟？他的思想，达到了炉火纯青，彻底觉悟的境地。

三、从李大钊到恽代英

张一悟原名种德，学名穀，革命思想定型以后，改名“一悟”。“一悟”之名，标志着他选择革命行程中唯一觉悟之路，就是新民主主义道路。

当时张一悟所处时代，革命潮流，澎湃激荡，新生书刊，如雨后春笋。除了上述刊物以外，尚有《少年中国》、《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建设》、《浙江潮》；报纸如：《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栏。这些报刊，政治立场虽各有不同，但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大多采用白话文。而北大《新潮》及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的《歌谣周刊》，更启发他对通俗文学即民间文学的重视，亲自参加了歌谣运动。这就为他后来从事教育事业，在文体上提倡白话文，给学生讲授语体文，打下基础。张一悟使武威、兰州学生尝到了语体文的甜头。我之所以在三十年代，开始研究民歌，搜集、整理民歌“花儿”，就是张一悟指引我从事这项工作的。我曾在他那儿见到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上面提到的许多“五·四”前后报刊名称，也是后来从他的藏书中间到的。他的书籍，多一半是线装本。写到这里，我不禁要说：张一悟革命的一生，不但是甘肃（包括青宁两省）这个比较落后省区

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而且也是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他还赞成中国文字改革，对新文字发展前途有正确认识。

一九二二年，张一悟与张亚衡、丁益三，作为甘肃旅京学生代表，积极参加反对段祺瑞的革命斗争，被称为“榆中三杰”。他们受到军阀政府的追捕，丁益三逃亡日本，学会了制造罐头、幻灯、毛笔等技艺，后来人们称他丁罐头。张一悟和张亚衡逃到武汉，经李大钊推荐，在武昌高等师范教育系学习。亚衡后来留学苏联，在抗战时期，在绥远前线牺牲。一悟在武昌受到革命先烈恽代英的教育和影响，一九二五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奉命回到甘肃，从事革命活动。

四、号召青年关心时政、振兴中华

张一悟于一九二五年春回到兰州，以从事教育事业为掩护，先后在兰州一中、女师任国文、历史教员，旋即去武威，在凉州镇守使马廷贤部队中作军运工作。名义上是教官，讲授《步兵操典》，借讲课之便，传播革命思想。同时受聘在凉州师范任教务主任，兼国文、历史教员，给青年学生介绍革命书刊，灌输进步思想，号召青年“关心时政，振兴中华”，引起地方军头的注意，对他不怀好意。一悟为了避免意外，化装避居甘州（张掖）大佛寺等地，转入地下活动。半年后重返兰州，仍在一中和女师任教。他以教书为公开职业，素有青年导师的称号。时常鼓励青年要前进，要有理想，要追求新事物。

一九二五年八月，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冯玉祥为甘肃督

办，冯命所部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进驻甘肃，代行督办职务。因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随军前来兰州者，有共产党员钱靖泉、宣侠父等，成立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张一悟任特支书记。除钱等从陕西带来一批青年外，还在甘肃吸收不少青年参加工作。当时钱靖泉、宣侠父等受上级指示，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整理党务。他们公开与国民党右派作合法斗争。特别支部在群众中发展党员，成立少年同志会。在理发、挑水行业中组织工会。个别县分如皋兰、天水，成立农民协会。还成立了一个藏民文化促进会，支持拉卜楞藏民反对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的斗争。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省党部开办了一个党务训练班，中共特支争取了大部分青年，秘密训练农民运动骨干。在与国民党右派田昆山的斗争中，宣侠父遭到逮捕，钱靖泉被免除国民党内职务，田昆山亦离兰去南京。是年冬，西北军政治部部长刘伯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来共产党员胡廷珍、马凌云、保至善、王孝锡等人，改组了甘肃特别支部，选举胡廷珍为书记，更为广泛地开展了革命斗争。那时候我十六岁，刚刚加入国民党，与同学王文华、尹鹗云友好，他们后来是青年社成员，国共合作下的斗争，我未介入，但知之甚悉。我父和一悟之父都是守旧思想。我父曾对一悟指着我说：“廷式（我的学名）体质孱弱，怯懦没出息，你将他作为小弟弟看待，只可教导他学习古文诗词，勿使接触新学！”老人所说的“新学”，包括革命及共产主义在内。分明是不让我介入斗争的意思。一悟心领神会，一笑置之。后来我上北平平民大学，念新闻系，是张一悟推荐给我的。

斯时青年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二七年二月，成立了以王

孝锡为首的革命青年组织“青年社”，马凌山任书记。青年社属于国民党省党部青年部，是合法团体。张一悟以著名教师资格，受聘给青年讲《共产主义》、《唯物史观》、《三大政策》等课程。同时担任东校场国民军部队的政治教官，讲授以上教材。

青年社男女社员，分别以一中及女师为据点。一中的国文教员王陶，女师在监学潘秀芝赞助下，男女青年作各种活动。社员中如李予（侠农）、王孔璋、王有章、雷伟哉、黄绍南、潘若清、王文华、王淑农、冯翠英（玉杰）、窦香菊、谈中瑜、胡玉贞、焦亚男等系中坚分子。除秦毅贞家始终是一悟接头点外，王淑农、王文华姊弟家中，一悟常去与青年接触。阎可选、王儒林在兰州市党部与一悟碰头。女青年冯玉洁、窦香菊、焦亚男、谈中瑜、胡玉贞、王淑农等，均系女师学生，与张老师（一悟）最为接近。一悟经常给她们讲各国女权运动及东南各省妇女求解放的时事，启发她们投向光明。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保至善、王孝锡先后于二七年、二八年被反动派杀害。在白色恐怖中，王孔璋、李侠农、冯翠英、窦香菊、焦亚男等亦被捕。后来时局变化，八大委员当政，几个女“共产嫌疑犯”由士绅杨思、慕寿祺、邓德舆等具名保释。

一九二七年六、七月，刘郁芬命令军法处长刘经泮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张一悟、秦毅贞、王儒林等先后离开兰州。

五、游方、暴动、坐牢、坚贞不屈

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和甘肃省府会街通缉共产党要犯张

一悟。一悟平素接近群众，肝胆照人，维护者甚众，早已闻风远颺。化装成江湖医生，问道至西安，黄绍南同行。在西安重新与窦世雄相会，参加了渭华起义。一九二七年年底，一悟与陕西省委取得联系，党派孙作宾、张德生、张一悟等在三原开展地下工作，那时一悟化名老李，在关帝庙以拉洋车、卖蒸馍为掩护，与孙、张积极筹备及组织渭华起义工作。为了保密，将苏联印刷的中文马列主义书籍，藏在泥神肚子里面。

一九二八年六月，渭华起义失败，张一悟奉派任三原县委书记，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二九年冬，张一悟去上海参加党的会议，乘海轮经青岛至北京。斯时北京已被蒋政权改称北平。组织上将他安排在锋民小学任教务主任。曾经与参加渭华暴动的窦世雄在北平相会，一悟参与谋划，协助世雄搞兵运工作。一九三一年中共领导的平定起义失败，窦世雄壮烈牺牲，一悟悲痛欲绝。

一九三〇年，在北平求学的甘肃青年陈成义、陆长林、张亚衡、李屏唐、赵定九、陈生蕃、李士峨、张逊之等，住在玄武门外南横街吴公祠，一悟经常在他们中间作宣传鼓动工作，这些青年后来都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二九年我和刘呈芝、王子明等三个人，受国民党党官排斥，离开《甘肃民国日报》，到北平去上学，我们相约，不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联系。私立平民大学，地处北城什刹海畔，我在平民大学上新闻系。张一悟住在甘肃老馆，相距很远，暇时我去他处，他常对我讲从前参加北大歌谣运动时的往事。他说：民歌形式，可以作为文艺战线的轻武

器。我研究“花儿”的第一篇论文《花儿序》，就是在他鼓舞下写成的，经过新闻系主任、我的老师徐凌霄看过目定稿，在北平发表，甚得一悟嘉勉。陈成义、张逊之、陆长林、李士峨等同乡，常来积水潭畔的无名公寓与我会晤。当时我学日语，日本学者有所谓“同路人”一个词汇，就是不参加党的组织而同情革命的意思。我和子高（陈成义，我的中学同学，原名瞻舜，字子高）达成同路人的默契。行文至此，距一悟逝世，已三十三年，回首前尘，不禁潸然泪下。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国民党员。国民党禁止“花儿”，不是张一悟指引我，我作梦也想不到成为一个早期的“花儿”研究者。“九、一八”事变以后，新闻系教《新闻事业经营法》的老师、北平小《实报》社长管翼贤投敌当汉奸，周围环境，鱼龙混乱，不宜相处，我便和同乡冯杰仙一同回到兰州，和一悟也中断了联系。

后来我得知，一九三一年，张一悟在北平受到反动派监视，组织上调他到济南第一女子师范任教务主任。“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开展救亡工作。一九三二年三月，被叛徒出卖，捕押在济南第一监狱。缱绻之苦，折磨了六年之久，敌人还是一无所获。在人证口供全无的情况下，被判无期徒刑。由于长期折磨，身体非常虚弱，吐血、便血，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幸有在北平的李屏唐等人关怀，尤其是陈生蕃因家中接济宽裕，经常给一悟送药品及营养品，熬过了难关。在这等条件下，他还是斗志昂扬，联络战友，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

“七、七”事变后，一悟在狱中领导难友，曾向监狱当局提出到前方抗日的要求，遭到拒绝。直到韩复榘不战而

逃，济南沦陷前夕，才被释放。一悟将有关同志安排在泰安附近打游击，自己带病经由徐州到西安，接上关系，得到侯理哉、罗杰三无微不至的照料，调养将息身子。斯年年底，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与宣侠父取得联系，党组织派李屏唐护送他回到兰州。李屏唐对这一段经过，言之甚详。

六、身穿油污道袍的人

一九三八年初，张一悟与甘肃省委郑重远接上组织关系，安排在苏联驻兰领事馆教中文，并负责工委领导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肩负接应红军西路军在河西流落人员的重要任务。这些工作，都与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有密切联系。一悟逝世后谢觉哉、伍修权联名致电吊唁，称赞他老成爱国，表示非常痛念。这是后话。

这十年中间，一悟经常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进行宣传鼓动，输送青年去延安。一悟的女儿凌青，在他流离飘泊时刻，由伍修权抚养长大，也送到延安去接受党的教育，后来成为优秀的外交人才。

一九三九年，苏联驻兰领事馆撤销，张一悟以行医为名，进行地下活动。说起研究祖国传统医药，他早有一定基础。在济南监狱中，手中一有几个钱，都买成医书，孜孜不倦地攻读。那样的岁月，念念佛经，看看医书，倒是韬光养晦，锋芒内敛，迷惑敌人之一法。同时给难友治病，既长临床经验，也有积极作用。回到兰州以后，绍庭老伯为之延请著名老中医关子廉、金少涵、王钧等细心传授，因此他的医道，更加高明，尤其长于妇科。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八年，这十年中间，一悟搞地下

活动，始终不懈。为了避免敌人追捕，随时随地，化装转移。人们看见一个身穿油污道袍的老道人，出没于背街小巷，郊区村落。到了晚间，随便睡在铺台子上，或者陋室矮檐之下，农家瓜棚场房之中，真是一位别具意味的苦行僧，这就是张一悟的化身。

张一悟长期在地下活动，他热爱群众，和群众建立血肉关系。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爱戴和尊敬。反动派迫害他，得到群众暗中保护和帮助，使他顺利工作，化险为夷。替群众办了好事，口头上并不挂革命词句，祇是以脚踏实地的革命实践，显示出共产党人的胸怀伟大。张一悟在反动派心目中，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为什么怕他？因为广大群众拥护他，掩护他。他的行动，变化莫测，出没无常，很难抓到他。

秦毅贞的公开身份是中外大药房的老板娘子，她掩护解救了好些革命人士，她作为张一悟的联络人，时间最长。赵定九、李屏唐，是国民党党政机关的高中级干部，还有其他人士，都经常掩护他，替他做工作。一悟有时也公开设诊所看病，有时当家庭教师，都是顺应当时情况而变更。工作需要的时候，在同志们掩护下，流动于兰市郊区、皋兰、榆中、洮沙等地，不畏艰险，不辞辛苦，完成党交付的任务。

张一悟有一句名言：“活着就是为了斗争”，概括了他革命人生观的全貌。他的为人，博学多能，样样都施展在革命斗争中，他有传奇般的斗争艺术和斗争经验，加上他毅力坚强，随机应变的才能，巧妙地完成任务。

一九四八年八月，党组织设法护送张一悟去陕甘宁边区，任谦、吴鸿宾等斯时也离开兰州。在此以前，我曾在赵定

九家及小北街蒙古大夫诊疗所——党的地下医院，会见一悟。一悟先由崔杰三派人化装接到阿干镇煤山，接济路费行装，神不知鬼不觉地脱离敌人监视，沿途游方行医，经平凉至西华池。一九四九年元月十八日在元城子遭到马继援部队的袭击，边区派人接应，突破包围圈。在危急中，一悟叫同志们保存实力，不要管他。当时一悟病体劳顿，不良于行，在危急时刻，靠同志们背负扶持，逃出险境。赵定九得到一悟安全到达陇东解放区消息，便来我处告知，并说到达陕北后，与任谦、吴鸿宾会合。

一悟在陕北养病期间，仍然坚持学习，并参加解放西北的高级干部会议与各种计谋规划。后来病情加剧，送往大连疗养。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病情好转，由大连疗养地回到兰州。到家后第九天，因路上风霜劳累，病势转剧，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下午十时病逝，享年五十七岁。

七、“美髯公”处处受人敬仰

张一悟革命的一生，完全在地下活动中度过。他的地位并不显要，但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确实不小。人民群众对张一悟的敬仰，体现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爱戴。有一次一悟在榆中县家乡，和他父亲绍庭公同车去转亲戚，一路上男女老少望见车子经过，大家都喜笑颜开地打招呼，绍庭公还以为老百姓向他这个坐过京官的张举人致敬，心中着实高兴；哪里晓得回来时他独自坐车经过，路上行人急驰而过，并不显得那样殷勤，老先生才体会到共产党走群众路线的伟大，自己脱离群众的孤独味况。

张一悟在山东监狱，刚四十过头，早已留下胡须，回兰